日照匠人行

丁秀胤

日照的海，是黄海捧出的一泓琉璃。两百余公里的海岸线，蜿蜒如诗。不远处，万亩杉树林蓊蓊郁郁，风过处，松涛与海浪和鸣，浑然一曲山海交响。

1984年的春天，这般景致还只是海市蜃楼时，却隔着千山万水，撩动了田春生的心。此前，为了谋生，田春生从安徽绩溪县远赴黑龙江桦川县，进厂务工，娶妻生子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田春生听说山东日照要上码头，面向全国招技术能手。其时，他已是县收获机械厂的八级钳工。晚上，他翻出地图，目光从北国冰原一路向南，越过山海关，掠过齐鲁大地，最终停驻在黄海之滨那个小小的圆点上。他的脑海中，崭新的码头工地热火朝天，在机器隆隆声中拔节，这里的海风该是温润的，冬天该是和煦的……是年春，田春生挈妇将雏，一路向南，绿皮车咣当咣当地驶过广袤的东北平原，窗外的景色从皑皑白雪渐变成青绿麦田。下了车，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湿润的凉爽海风，阳光从云缝披散下来，绽开一派“初光先照”的景象。

小城没有辜负他。田春生，成为码头第一代技术工人。

“那年，我13岁。”2026年5月，夜晚，日照宾馆大堂，田春生的儿子田振东娓娓道来，与我聊起这段过往。此时，外面张罗了一天的大雾悄然遁去，裹挟而来的是一幕霏霏细雨。

记忆里，日照小城的时光漫不经心，没有川流不息，也无人声鼎沸。田振东说，初中时连老师都要从别处借。职校毕业，他来到港口当了电气维修工，成了“港二代”。如今，他已是港口首席技师、齐鲁大工匠。

在日照，话题几乎无法绕开两个人。

一位是祖籍日照涛雒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。“你知道吗，丁老也遇到过解决不了的难题，最后让咱们中国工人帮着攻克了！”田振东边说边两眼放光。曾经，由丁肇中负责、世界多国参与的重大科技项目遇到“卡脖子”难题，国内外顶级专家也束手无策。后来，一位中国焊工应邀前来，独辟蹊径，将拦路虎轻松挪走。这位焊工叫高凤林。

其时，田振东刚被诊断出胃癌，在病榻上意志消沉。读到这则消息，不禁热血上涌——原来，工人的好手艺，一样能在科技舞台上炫目。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。他一边治病，一边发力。术后两个月，带着完成的《港口设备电气维修实用手册》等5套教程，满血返岗，全港哗然。

另一位乃是距今1500多年前的刘勰。在著名的《文心雕龙》里，刘勰说，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”“独照之匠，窥意象而运斤”。病愈后，田振东再访浮来山，徜徉定林寺、校经楼，抚摸4000年生生不息的银杏树王，“独照之匠”四个字犹如一道直射光束，令其三观澄明破镜——工匠，不光是手上要出精活，心底还得有一份通透明澈的观照，方能攀高居远。

念兹在兹。田振东牵头港口门机改造，遭遇30次雷达扫描、建模数据无一正确时，他现场蹲守3个月，调试、记录、推翻……最终，毫米级精准定位与零延迟通信难题被他攻克，“翻车机自动摘钩机器人”、多设备“一键联动”等成果，如一路繁花盛开，182项国家专利浮出水面。

昔日“电小二”，一“振”成名。工作室里，几十个徒弟的荣誉证书琳琅满目。面对这面“红墙”，田振东笑得齁甜。光，从一个人身上照到一群人；然后，连成一片。

父亲田春生，退休前升为队长，同样弟子众多。如今，八旬有余的他，每天必做两件事：看新闻联播，写日记。“都写啥呢？”田振东忍不住好奇，老爷子却笑而不语。

紫气东来，不疾不徐。这儿，天高云阔，像田振东一样的匠人们，犹如天地间的一剪风、一滴雨、一粒沙，晶莹在山与海、蓝与绿、光与影的旖旎深处。

古港风起，工运潮生

黄山河

樟林古港的风，吹过很长的岁月。

站在港口远望，海面辽阔，船影渐远。许多年前，一艘艘红头船从这里启航，载着潮汕先侨渡海南下，到异乡谋生、创业。那时的远行，不只是离别，也是一场与命运的搏击。潮汕人的闯劲和韧劲，在一次次扬帆中磨了出来。

樟林古港因此被称为“红头船的启航圣地”。潮汕这片土地，既有海上门户、商贾往来的记忆，也有古炮台、红色走廊留下的印记。

红头船精神，不是写在纸上的概念，而是从风浪里走出来的。昔日先辈出海，海路艰险，靠的是同舟共济、临危不惧；到了异国他乡，举目无亲，靠的是吃苦耐劳、落地生根。他们把漂泊的辛酸酿成开拓的胆气，也把一代代人的奋斗，沉淀成潮汕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色。

今年，汕头工会迎来建会100周年。百年工运，也是一段关于奋斗、团结与创造的历史。码头、车间、工地、园区，处处都有劳动者忙碌的身影；机器声、焊花光、脚步声，汇成城市向前的节奏。

红头船曾经驶向远方，如今更像一种精神坐标。对新时代工会人来说，弘扬红头船精神，就是要像先辈迎风破浪那样，面对新情况、新问题不回避；就是要把职工冷暖放在心上，把工会工作做到基层、做到一线。

今天的汕头，既有通商口岸的历史回声，也有现代化城市的崭新气象。一湾两岸生机涌动，交通网络日益完善，文旅资源不断焕新，产业升级加快推进。古港像一扇窗口，让人看见这座城市从历史深处走来，又向新的远方走去。

红头船精神并没有远去。它在海内外潮汕人心手相连、守望相助的情谊里，也在产业工人坚守岗位、精益求精的日常里。它是遇到困难不退缩的韧劲，是敢为人先的胆识，也是扎根家园、建设家乡的深情。

工会工作，最终落脚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。困难职工的一次帮扶，劳动者权益的一次维护，基层工会的一次建强，产业工人的一次成长，都是百年工运在新时代的延伸。宏大的事业，常常藏在细微的服务里。

南海依然浩瀚，韩江波光依旧。昔日的红头船已经远去，但那份同心同德、努力拼搏、奋勇前进的精神，仍在潮汕大地上生长。

百凤朝阳·贺工会古装集体婚礼

丙炎

时维吉日，百对新人着汉家衣裳，行周礼婚典，工会主之，盛况空前，诗以贺之。

红绸铺就九重光，
百对鸾俦步玉堂。
凤冠垂珠摇月影，
蟒袍绣蟒映霞裳。
却扇诗催红烛暖，
合卺酒染桂枝香。
周礼三拜天地阔，
汉风一袖海山长。
工会为媒牵锦线，
同心结处是吾乡。
满城争看连理树，
千载犹传比翼章。
莫道古仪成旧梦，
今朝鸾凤正翱翔。



秋染水杉林

10月29日，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龙山街道桃花岙森林公园，水杉林色彩斑斓，层林尽染。桨板爱好者穿行在彩林碧水之间，沉浸式欣赏秋日美景。 本报通讯员 陈海伟 摄

秋日的落叶

郭宗忠

在秋天，没有一片树叶不是美的。许多人都喜欢春天的花，而我更喜欢秋天的树叶。

每天不等启明星升起，我就已经走在去秘境和园子的路上。那里，鸟儿也开始醒来，它们唱响的第一支歌，我相信是唱给秋日的树叶的。

走在秋日的每一天，你不会感到疲倦或单调。每天走向野外，你知道，只是为了不让树叶从眼前消逝，只是为了能够捕捉住叶片里的光阴。每一片树叶里的情愫，火一样，那是温暖的阳光在心里的记忆，也是短暂春光和漫长夏日在秋日的沉淀。

稻田边上的那棵黄栌叶子都红了，但没有一片叶子的红色是相同的。它们在日出前和日出后的颜色也不一样，当阳光透过叶片的纹理时，你会发现，一片红色的黄栌树叶里，又有千变万化的色系。光在那里藏身，又在那里呈现。

七叶树林里向阳的树叶，它们有着瑰丽的颜色。我曾经在春天和夏天无数次走在树荫里欣赏它们的花束，也曾在冬日雪天的林中漫步。现在，我一遍遍走在金币一样的落叶上，而落叶把所有的故事都藏起来。我似乎感到，那是七叶树带着谦恭的感恩之心，以一种无与伦比的色彩，回报给大地的养育和阳光的爱抚。我在这漫无天际的七叶树林中走着，它的树叶的斑斓的光，让整片树林金碧辉煌。

窸窸窣窣的落叶声，是你和落叶内心契合的开始。法桐的像放大了的枫叶一样的叶子，落到地上，有种让大地睡在棉被里的感觉；玉兰一树橙黄，它们的枯叶围住了树根；银杏金黄的叶子，在树下画了一个圆圆的金币；楸树的树叶落在地上还是绿色的；还有枣树的叶子，头一天还以为它能再持续一段时日，没承想，一夜风吹，树上几乎已剩不下几片叶子……

在满是落叶的大地上踏上去，好像是急切地走在归乡的路上。故乡远隔千里，只有在落叶的时节，你才能找到回家的路。

村口的红枣树

袁学伟

鄂西北，汉江与堵河交汇处，藏着一个小村落，红庙村。村口一棵红枣树，据说是清朝时我的秀才祖太爷栽下的。至今，枝干遒劲，冠如大伞。母亲是江对岸村子嫁过来的。老辈人说，她进门时正值枣花盛开，她的乳名叫“枣儿”，似命中注定。

母亲对枣树怜惜有加，时常用淘米水浇灌，把灶膛里的草木灰细细地拌进树根周围。儿时常看到母亲弯着腰在树下忙碌，身影与树影叠印在黄昏的天光里，像一枚印章，烙进了我记忆的底片。

暮春，枣树开花。米黄色，缀满枝头，香漫村庄。母亲在歇晌时来到树下，捡拾地上的枣花。回来晒在竹匾里，不时用手轻拨，让每一朵都饱晒日光。

做枣花饼和枣花糕，是母亲的绝活。把晾干的枣花和进面粉，加红糖水、芝麻，擀成薄饼，铁锅文火慢煎。刚出锅的枣花饼咬一口，外酥里嫩，香甜满口。枣花糕更讲究，枣花、面粉、米粉按比例混合，揉成面团，捏成小枣、花朵、动物的形状，上笼慢蒸。蒸好后，白胖白胖，透着淡淡的黄绿，软糯清香。那是旧日子里最奢侈的甜。

汉江的秋天，天高云淡，江水如碧。枣树的枝叶间星星点点地冒出青红，日头一天天晒，红便一天天浓，最后小红灯笼挂满枝头。收获的日子是喜庆的。一场红色、甘甜的“枣雨”，让我们姐弟雀跃争抢。母亲会把多余的枣晒成枣干，用陶罐封好。漫长的冬日或青黄不接的春日，抓一把枣干熬粥蒸糕，那甜味经过时间浓缩，化在粥饭里，暖了肠胃，也暖了清贫而简单的岁月。

母亲总说，枣核聚着“硬福气”。冬日晚间，她用砂纸细细打磨枣核上的尖刺，让每一颗都光滑圆润，磨了整整一个冬。磨好的枣核被装进布囊——布是她嫁妆的被面，洗得干净，红得发暗。六个平安袋，姐弟六人一人一个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乘船离开了村子。离家的日子，故乡的意象不断沉淀提纯，常常定格成两个画面：一是月光下碎银般的汉江；一是村口那棵秋日里红云缭绕的红枣树，母亲在树下打枣时，微微佝偻又坚毅的背影。

又到了秋天，枣子该熟了，我想起了母亲，还有汉江边，村口的红枣树。

土地的产出

张少恩

白天的风没有白刮，空气被搓洗得干干净净，没有浮尘。温馨的明月，如至爱的亲人。

月光爱朴实的五谷、人间的粮仓；爱清澈的流水、芦花的皎皎。嗞嗞响的虫鸣划亮平原上的万家灯火。

我的心情和思想不仅被太阳照耀，还被月光翻晒。大地是语言的迷宫，是物质与思想的宝库，取之不尽。

走在大地上，我和五谷交流思想，也向野草汲取智慧和力量。我的诗也有了新的面貌，朴实而真诚。大地让我风格自成。

雄鹰不爱云里雾里地飞。盘旋是为了把事物看得更清晰，一针见血地刺入与俯冲。犀利的翅膀弹不虚发。我呈现的精神是土地的产出，不是来自梦幻的缥缈。

我伏首于月光满盈的大地。

父如山我如云

乡下，夜深而静，亮晃晃的银河如拂晓。我倚着老宅的门，望着久违的夜空，清爽的气息进入肺腑。父亲的呼噜声从屋里飘出，呼哧呼哧，如刨木，尾音如刨花，薄而轻。

梦里梦外，他都是乡土上的“鲁班”。30岁时他已是八级木匠，精美的箱柜制作了无数，打造的农具经久耐用。

如今，他老了。他曾经是柱、是椽、是檩，现在，他说他是老朽的犁杖，只能做烧火柴，但村里人盖房子上梁或安门窗，还要请他去看看。他从不推辞，颤巍巍地奔赴，仿佛他到了场，那新房子才安稳、牢固和吉祥。

从前，他带过不少徒弟。20年来，再没有向他拜师学艺的人。年轻人都要见世面，到外面去闯荡，父亲成了一个时代的孑遗，精湛的木工手艺像水土一样流失。

夜凉了，春在料峭里。繁星弥漫，含糊其词，没有一颗星为人间的众生指点迷津。

我没有继承父亲的本领，一生漂泊在外，随波逐浪，务的都是虚功，写下的东西都乏味。

父亲是一座山，抬头就看见，立根坚定。我为浮云，不着地儿，飘散了，就无迹可寻。

爱是无限的地力

我生命和灵魂的地理坐标是：东经121度30分~122度00分、北纬40度45分~41度10分，海拔0~6.5米。

本土乃我生命的出处。

从前，我四处漂泊，参与了时光的斗转星移，但心灵的红箭头依旧指向这里。许多故事在风中、雨中和飘飞的雪花里，耳熟能详。

我习惯了听从心灵的召唤，不仅在白昼，梦中我也频繁地出没在这片土地上。望眼与倾听，回忆和遐想都脚踏实地，又流连不已。

我走了许多村庄、田野、河边，没看见一头牛、一匹马、一头驴和一头骡子，也没见到一只猪和羊。我只看见了许多蝴蝶和蜻蜓，它们不耕田、不拉车、不负重、不产奶，它们只负责传授花粉，转动白昼，丈量田亩，活跃着春秋。

麻雀是从前的，喜鹊是往昔的，燕子还是剪尾的，玉米仍用胡须呼吸，苍耳还是一身的刺儿，桀骜不驯。

泥土芳香，细嗅有精血的气味。生命皆源于此，却悄无声息。

我爱嗅这泥土的芬芳，那是祖先、父母、亲人的气味，他们早已融入了它，继续履行孕育的使命。

爱，才是无限的地力……

给大漠围好“绿围脖”

张俊

几年前，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顺北油田遭遇过一场雷电沙尘暴：天际下一堵无边无际的飓风沙墙，若脱缰野马群般滚滚袭来。同时，天空被闪电撕裂，此起彼伏的雷鸣声令人心惊，世界仿佛回到了混沌初开的模样。

长久以来，我曾有这样的疑问：我们真的能把沙漠变成绿洲吗？经多方查阅，得出了出乎意料的答案：沙漠，其实是有用的。撒哈拉的沙尘跨越万里海洋，每年为亚马逊雨林送去2700余万吨养分。这是造物主写好的平衡密码，沙漠自有沙漠的使命。

那为什么还要跟塔克拉玛干沙漠“过不去”？因为我们要对抗的，从来不是沙漠，而是“沙漠化”。全球的沙漠里，只有一成是地质时期形成的“健康沙漠”，剩下的九成，是人类活动打破平衡后的生态创伤。我们要做的，不是消灭沙漠，而是用3046公里长的“锁边工程”，为塔克拉玛干沙漠围上一条“绿围脖”，让创伤愈合。

2000年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北油田工人在塔河种下第一批防风林，成活率只有三成，令人唏嘘。

转机来自一次偶然。园艺师赵立新夫妇从四川来到戈壁滩，面对含碱量高得吓人的土壤，他们习惯的“压碱稀释法”在这里行不通——水比油贵。正在发愁时，安全员蒋群找上门来：生活污水没处排，能不能用来浇树？污水浇树，碱地造林。两个难题，一次解决。可水源有了，还是有四成沙枣苗活不下来。夫妇俩整天钻进林子里，琢磨出一个笨办法：在成活率高的地方培植“预备苗”，哪里死了，就连土带苗一起补上。一棵棵、一片片，树终于活了。

26年，每年近千万元投入。从三成到87%的成活率，从第一棵树到1800万平方米绿洲。绿色像一滴墨落在宣纸上，慢慢晕开。

3月是大漠风起的日子，沙尘暴循环式侵袭着天地万物。在顺北主干道旁，绿化工张丽眯着眼睛，抱起铡好的芦苇秆，跨过草方格，一根根排进沙里。不远处，她的丈夫刘子亮握住平板铁锹，手、腰、脚同时发力，将芦苇深深插入沙地。

5年前，这对四川夫妇从土建转行种草方格，已经种了50多公里。风季里，两天一小刮，三天一大刮。风速超过每秒5.6米，沙就开始流动。他们种的草方格，像一张巨网，把流动的沙丘牢牢锁在地上。

200公里外的塔河油田，另一群人守着另一片绿色。

老驾驶员陈述良30多年前第一次进塔河时，只能顺着车辙赶路，车后永远是飞扬的浮土。2006年生态林建起来，老陈进了巡检班，和9个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老伙计，成了这片沙枣林的守护者。春天清沙，夏天盯水。见人漫灌，老陈的大嗓门隔着老远就吼起来：“这里的水金贵，关了！”

老伙计们一个个退休了。老陈走的那天，拉着班长钱礼迅的手说：“把林子看好了，我会回来看的。”接班的，是一群来自昆仑山区的维吾尔族村民。浇水、除草、清沙、修剪，这些活他们越干越熟。有了这份稳定收入，家里添了新家具，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。

与风沙抗争，不止是种树。

在塔里木胡杨林保护区，105口油井被清退了，110公顷土地恢复成植被。轰鸣的钻机运走了，芦苇丛里传来鸟鸣。天鹅来了，白鹭来了，野鸭成群游弋。狐狸钻进废弃的计转站，享用工人留下的“营养餐”。马鹿在林间悠闲漫步，仿佛这里从来就是它们的家园。

而那些不得不进行的开采，也换了方式。

钻头垂直深潜数公里，再悄然拐弯，水平延伸，精准命中油藏。地上是胡杨林，地下是黑色黄金。曾经的两难，变成了双赢。

在生态敏感区，钻井平台学会了“瘦身”。从8000平方米压缩到2000平方米，泥浆罐从9个减到6个，柴油机换成网电。一口老井场，硬是塞进去5口新井，把对地面的扰动降到最低。

这不是退让，而是更聪明地进取；不是死守，而是高质量地共生。

回到最初的问题：为什么要跟沙漠“过不去”？

顺北近千公里长的金色草方格就是回答。曾经肆虐的沙尘暴，正被地网般的草方格降服，变成芦苇和红柳的摇篮。

塔河14公里的沙枣林就是回答。从一棵树到1800万平方米的绿洲，从曾经一年近300天沙尘暴，减少到如今的半年。

越来越多的白鹭、鹅喉羚和马鹿的到来就是回答。当人类学会尊重和退让，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生命，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这不是一个征服的故事，而是一个和解的故事——人与沙的和解，开发与保护的和解，生存与自然的和解。